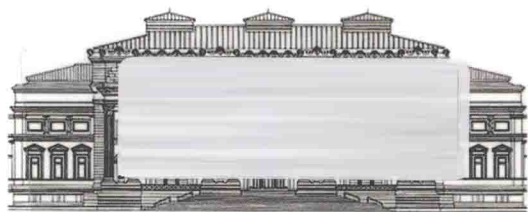


商人
与
收藏

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建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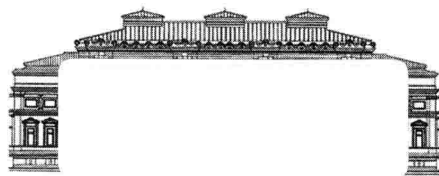
[美国] 卡尔文·汤姆金斯 著

张建新 译



译林出版社

商人
与
收藏
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建记

[美国] 卡尔文·汤姆金斯 著

张建新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人与收藏: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建记 / (美) 汤姆金斯
(Tomkins, C.) 著; 张建新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5

书名原文: 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 The Story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ISBN 978-7-5447-3371-7

I. ①商… II. ①汤… ②张… III. ①艺术-博物馆-工作-
美国 IV. ①G269.712.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0794号

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 The Story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y Calvin Tomkins

Copyright ©1970,1989 by Calvin Tomkin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250号

书 名	商人与收藏
作 者	[美国] 卡尔文·汤姆金斯
译 者	张建新
策划编辑	张 遇
责任编辑	费明燕
美术编辑	韦 枫
原文出版	Henry Holt & Co.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371-7
定 价	3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鸣谢

撰写此书并不是我的初衷。阿尔伯特·卡德纳曾打算编写一部大都会博物馆建馆百年史,并为此琢磨了差不多20年。自1941年以来,他在大都会博物馆的不同岗位上工作过——图书管理员、档案保管员、美国艺术部副研究员,对博物馆多年来的人和事如数家珍。虽然他去世时未留下任何书面记录,人们还是愿意猜测他遗留的文稿不翼而飞。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我只有指望卡德纳先生的前助手及博物馆众多才华横溢的员工不遗余力地与我合作,我在此难以罗列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尽管从无数人中提及少数人失之公允,但我还是要对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些人表示特别感谢,他们为我付出了大量时间和耐心。

在光荣退休的研究员当中,我得到了海厄特·梅耶、查尔斯·威尔金森、斯蒂芬·格兰克西及莉迪亚·鲍威尔弥足珍贵的指点迷津,在他们的陪伴下度过了许多愉快时光。欧洲绘画部的克劳斯·韦奇、菲利普·蒙泰贝洛、伊丽莎白·卡德纳、玛格丽特·塞林格及休伯特·索南伯格等人给予我的不仅仅是帮助;还有西奥多·卢梭,我开始为此书执笔时他还是欧洲绘画部主任,搁笔完工时他已是大都会博物馆副馆长兼首席研究员。在学术方面,约翰·菲利普斯、威廉·福赛思、托马斯·米勒、伊曼纽尔·温特尼兹、周方、亨利·费舍尔、诺拉·斯科特、乔克·豪厄特、巴里·特雷西、雅各布·比恩、迪特里希·博史墨、约翰·麦肯德里及亨利·戈尔德扎勒给我以指导、启发;哈里·帕克、约瑟夫·诺贝尔、达德利·伊斯比、理查德·莫尔切斯、凯特·莱弗茨、托马斯·佛

尔兹、路易斯·康迪特、普莱尔·威斯曼、罗伯特·查普曼、亚瑟·克莱因、里昂·威尔森等人,则使我对大都会博物馆这座超大型博物馆的其他方面有了更多领悟。在我耕耘写作期间,大都会博物馆百年庆典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一直对我充满信任;我特别感谢百年庆典委员会秘书乔治·特雷舍尔无微不至的帮助,以及琳达·海曼参与完成了许多与本书有关的研究工作;没有档案管理员约翰·布坎南及其同事帕特里夏·芬莱伸出援手,我和琳达·海曼都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博物馆董事会的许多董事与我交换过意见,不计其数的馆外人士奉献了他们的回忆——特别值得一提的有赫伯特·温洛克夫人、弗朗西斯·泰勒夫人及詹姆斯·罗瑞墨夫人。

我最应该感谢的人是大都会博物馆董事长亚瑟·霍顿及馆长托马斯·霍文,他们在尽可能给我多方面鼓励的同时,并未想过对我的写作施加任何影响。无论本书引发何种解读,它反映的只是有关大都会博物馆历史的个人观点,其中任何错误均由作者本人承担。

卡尔文·汤姆金斯

咱们干点啥事儿？
要不去看看这座城市的文物？

——摘自莎士比亚《第十二夜》

目 录

鸣谢

1

前言

7

第一章

富裕的社会上层人士

9

第二章

风靡一时的藏品征集

79

第三章

博物馆研究员与收藏家

157

第四章

门庭若市的博物馆

229

译后记

317

前言

与所有的成功机构一样,大都会博物馆是其时代的写照。19世纪,在纽约生活着一些不同寻常的男男女女,他们的思想、抱负、品位,以及纽约这座城市自身奇特的色彩,塑造了大都会博物馆的发展历程。我尝试讲述的故事,大多与这些人有关——收藏家、博物馆研究员、赞助人、董事、既成体制的拥护者、离经叛道者等等。如果本书故事有反复出现的主题,那就是:一个世纪以来,大都会博物馆的掌门人前赴后继,努力使这座博物馆不局限于成为一座伟大的艺术宝库。

毫无疑问,大都会博物馆正是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它是西半球最伟大的博物馆,也是全世界屈指可数的最伟大的博物馆之一。大都会博物馆藏品数量之多在某些领域超过了欧洲的主要博物馆,那些博物馆依靠数百年的皇室赞助、战争掠夺积累了丰富的收藏。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意大利绘画,可能比意大利乌菲齐博物馆或法国卢浮宫的类似收藏更好;它收藏的西班牙艺术,优于普拉多博物馆的藏品;它收藏的希腊雕塑,也超越了大英博物馆或梵蒂冈博物馆的收藏。不管怎样,在人类五千年百科全书式的艺术综览方面,大都会博物馆吸引了众多如饥似渴的观众,没有任何其他博物馆能够与之媲美。

当然,博物馆的研究员们讨厌数字游戏。大都会博物馆每年吸引 600 万观众,但是,以此沾沾自喜只会表明在文化方面的天真幼稚;真正值得在乎的应该是每位观众体验博物馆的质量——周日下午,当 6 万、7 万或 8 万观众拥入展厅,人们几乎不可能观赏艺术作品,又谈何私密体验?博物馆作为静思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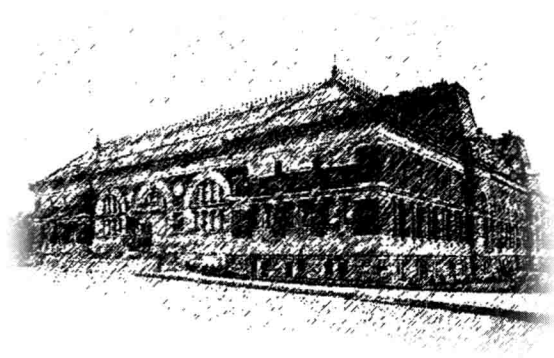
想的艺术圣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据说，批评家、艺术家以及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些董事一直为此哀叹不已。大都会博物馆为吸引公众努力奋斗了100年，现在，它因在此方面过于成功而备受指责。

但是，社会公众一直是美国艺术博物馆发展不容置疑的理由。美国博物馆的创建基石是假设艺术和教育密不可分，以普通人而非艺术家、学者或鉴赏家为主要吸引对象；当然，后者作为个体观众也大受欢迎。正因为如此，美国博物馆繁荣发展的规模几乎不为欧洲所知。欧洲的画廊常被人诟病为陵墓或“理想的地牢”，美国最好的博物馆则避免重蹈覆辙，在社会生活中一直扮演着十分活跃的角色，并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诸多影响，甚至让美国博物馆的创建者们始料未及。

毫无疑问，大都会博物馆也经历过死水一潭的时期。在几十年里，博物馆董事和员工们似乎满足于独享藏品征集的乐事，博物馆本身也变得像一家私人会所；但是，一代新人迟早会敲响教育和社会行动的警钟。现在，公众被引导进入博物馆殿堂，即便是那些精英批评家也不希望公众抽身退出。实际上，社会公众的参与或许表明大都会博物馆的真正工作才刚刚起步。

第一章
富裕的社会上层人士

MEN OF FORTUNE
AND ESTATE





从中午起，一群人一直聚集在纽约中央公园一座刚完工的，甚至有些丑陋的红砖建筑前面。下午3时，一列华丽的车队沿第五大道驶来，各种时髦的四轮马车应有尽有，一眼望不到头；在红砖建筑里面，位于主层的大展厅被挤得水泄不通，绅士们身穿双排扣长礼服，淑女们则被午后阳光般明媚的丝绸所包裹。尽管天气凉爽，由于通风系统尚未完善，仍可听到风扇嗡嗡作响，人声鼎沸。在楼下一层的主会议室里，董事们正焦急等待着美国总统拉瑟福德·海斯的大驾光临。总统已同意参加大都会博物馆的正式落成典礼。在经历没着没落的临时馆舍时期之后，1880年3月，大都会博物馆终于在纽约中央公园有了新家。

3点30分，海斯总统的马车准时抵达。几分钟后，伴随着乐队演奏《嗨！哥伦比亚》，总统在董事和显贵们的簇拥护卫下登上演讲台。首先亮相的是恩泽教堂的牧师亨利·波特，他为博物馆的开馆祷告。随后发言的是纽约公园管理委员会专员——他也是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的当然董事，之后是已正式受命担任大都会博物馆首任董事长的泰勒·约翰斯顿。接着，约瑟夫·乔特发表了讲话。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大家都听得有滋有味。

乔特1832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比绝大多数董事年轻。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哈佛学院和哈佛法学院，高高瘦瘦，一头浓密的红棕色头发常被自己抓得蓬乱不堪。此时，他是一名出庭辩护律师，因代表腰缠万贯的客户和大公司打赢官司而声名日隆。他热衷于共和党政治，在唤醒纽约人反对罪恶的前市长特威德集团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后来，他成为美国驻英国大使和著名的国际政治家。乔特才华横溢，是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

晚宴后演讲家。尽管出身于新英格兰地区最古老的家族，但他表现出一种纽约人与生俱来的随意亲和，丝毫不像那些顽固不化的前辈。有一次，他在新英格兰协会晚宴上评论说，女性清教徒应获得比男性清教徒更多的尊重，因为她们在忍受同等的艰难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那些男性清教徒。在另一次晚宴上，有人问乔特，假如可以变成其他人，他愿意变成谁？他扫了一眼桌子对面的夫人，大献殷勤道：“我愿意变成乔特夫人的第二个丈夫。”有时候，他的风趣也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在一次庆祝圣帕特里克节的晚宴上，他说，目前在纽约的爱尔兰人精于权术，并借此统治了纽约，他向听众们建议，解决爱尔兰自治问题的方法就是让这些人返回家乡。宴会主办方闻言愤怒不已。次日，各种报纸对乔特展开了猛烈攻击。大都会博物馆落成典礼当天，乔特的讲话绝对一本正经。实际上，他差不多完美总结了那些充满活力的想法，正是那些想法促成了大都会博物馆的创建。在以后的岁月里，虽然那些想法不断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创建之初的二三十年，它们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大都会博物馆。

乔特口若悬河，说大都会博物馆的创建者们“相信以更美的形式传播艺术知识，将直接有助于教化人性，使劳苦大众得到教育，变得更为高雅；虽然那些伟大的绘画、雕塑……可能永远无法唾手可得，但是，在博物馆收集有价值作品的过程中，一个民族仍有可能获取一些艺术和艺术史知识，会在相关学习中迈出自己的第一步”。的确，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博物馆生存的基础和理由是发挥其教育功能，博物馆不能只是堆积收藏精品（此举常被认为绝无可能）。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们至少在公开声明中坚持认为，艺术属于大学里面的“知识系”；艺术曾是有钱人的玩偶，现在，艺术已属于全体人民——“已成为大众最好的资源和最有效的老师”，正如乔特所言，艺术应该被认为是涉及“百万劳动人民至关重要的实际利益”。

或许，乔特要把这些引人注目的、具有相当创造性的概念讲给博物馆创建者们听，而不是百万劳苦大众，后者对美的感知还有待培养和提炼。1880年，大都会博物馆刚满10周岁，如乔特所言，它由“一小撮人”构想创建，其中绝大多数人属于不同寻常的、具有自由思想的改革者群体。这

些人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和结束后不久发迹，成为纽约的主宰，他们包括重要的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亨利·布洛杰特，道德理想主义者威廉·布莱恩特，开明的神职人员、万灵一神论教会广受欢迎的牧师亨利·贝洛斯。这些人信仰艺术，对艺术的了解却是半瓶子醋。贝洛斯本人曾经说，在纽约寻找艺术博物馆的合格管理者并非易事，因为“实业家、企业家以及具有行政管理能力的人，或是对艺术没有什么兴趣，或是缺乏品位和鉴赏力”，而“艺术家则属于梦幻沉思和冥思苦想阶层，他们不懂世故，缺乏进取心、事业心，对卖弄风情的情妇感情炽热，沉溺于自我世界而不能自拔”。而且，贝洛斯曾警告说，别指望公众对创建博物馆等事务给予多大支持。他说，如果由公众选择，人们绝不会投票资助奥姆斯特德及其合伙人卡尔福特·沃克斯，不会支持中央公园的设计建设。贝洛斯认为，寻找既有进取心、事业心，又对艺术感兴趣的人非常必要，应该由这些人来保护公共资金和大众的信任，“直到少数了解公众需求的人完善博物馆规划，不再断言公众缺乏品位和判断力”。

今天看来，这些争论似乎有以恩人自居之嫌。需要牢记的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那些有教养的纽约市民遭到了巨大打击，绝大多数人变得沉沦堕落。即便是那些极具能量、自信满满的生意人，也发现越来越难以无视纽约生活的丑陋阴暗面。1863年，纽约发生了血淋淋的征兵暴乱，1200人死于非命，一百多座建筑被付之一炬，动摇了纽约控制社会不安和人口快速增长的信心。近一半纽约居民在国外出生，很多人拥挤在贫民窟，处境之悲惨超过了伦敦和加尔各答。到了1873年，根据当时《哈泼斯周刊》上的文章，估计有一万名无家可归的儿童在纽约的大街小巷游荡，他们或孤身一人，或拉帮结伙。贫苦家庭的女孩子们只能无情地拥向对其开放的唯一职业。1866年的一份官方报告显示，当时的纽约有621座妓院、99处约会屋，还有75处音乐沙龙，那里的“女招待”是妓女数量的两倍。

华盛顿广场的褐石豪宅和沿第五大道往北远至第50街仍在建造的新“宫殿”里的居民们，可以对第十区（卫生官员称该区为“斑疹伤寒症区”，人事统计局则称之为“自杀区”）的状况视而不见；但是，对纽约随

处可见的脏乱、环境恶化或城市交通体系难以整治的实际瘫痪，这些上层人士难以置之不理。旧式马拉公共汽车拥挤不堪。1867年，《晚邮报》报道称，平均每人每天在上下班路上花费4个多小时。特威德集团控制了纽约的城市运输，触角无处不在，不断阻挠旨在解决纽约危机的任何努力。在1871年戏剧性地倒台之前，特威德集团在纽约骗取、敲诈了大量钱财，有人估计是3000万美元，也有人估计高达2亿美元。

报纸上充斥着公共和私人丑闻。对于媒体每次义愤填膺地曝光见不得人的丑行，读者们似乎抱有一种玩世不恭的娱乐态度。威廉·特威德著名的辩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形，面对有关他欺诈行为的报道，他说：“好吧，你们打算怎么办？”一段时期，纽约似乎对这些行为束手无策。1870年第九次人口普查表明，曼哈顿的人口不足百万，这座美国最大的城市被最腐败的、仍处于发展中的政治机器牢牢控制。纽约市长亚伯拉罕·奥基·霍尔（“优雅的奥基”）、市政府财务总监彼得·斯维尼、审计官理查德·康诺利以及至少三名重要法官，包括州最高法院法官阿尔伯特·卡多佐（后来最高法院协会的创始人）等人，都沦为特威德的手中玩物；甚至是约翰·霍夫曼州长，也成为特威德的傀儡。所有打算在纽约做生意的人，都必须给特威德团伙提成，而且价码还不断水涨船高。1870年，为获得新的市政经营特许，据说特威德花费了一百多万美元。当然，他的“投资”是有回报的。“政客们会主动照着单子来交易，”特威德解释说，“美国人已经无可救药了，他们分裂成不同种族、不同宗派，无法通过普选权管理，唯一可行的是贿赂买官和腐败。”日记作家乔治·斯特朗是那个时代的晴雨表，他总结说，在那个时期“作为纽约市民是一种耻辱”。

情况还在恶化，纽约似乎只是整个国家道德、精神堕落的写照。尤里西斯·格兰特总统（海斯总统的前任）曾公开与杰伊·古尔德和吉姆·费斯克勾肩搭背。1869年，那两名臭名昭著的投机客企图垄断黄金市场并参与华尔街“黑色星期五”大恐慌事件，很多人认为，格兰特总统至少间接地蹚了一些浑水。联邦政府的腐败程度在1873年信贷银行丑闻期间曝光——白宫副官、国会议员，甚至是副总统斯凯勒·科尔法克斯，都被揭露空手套白狼，